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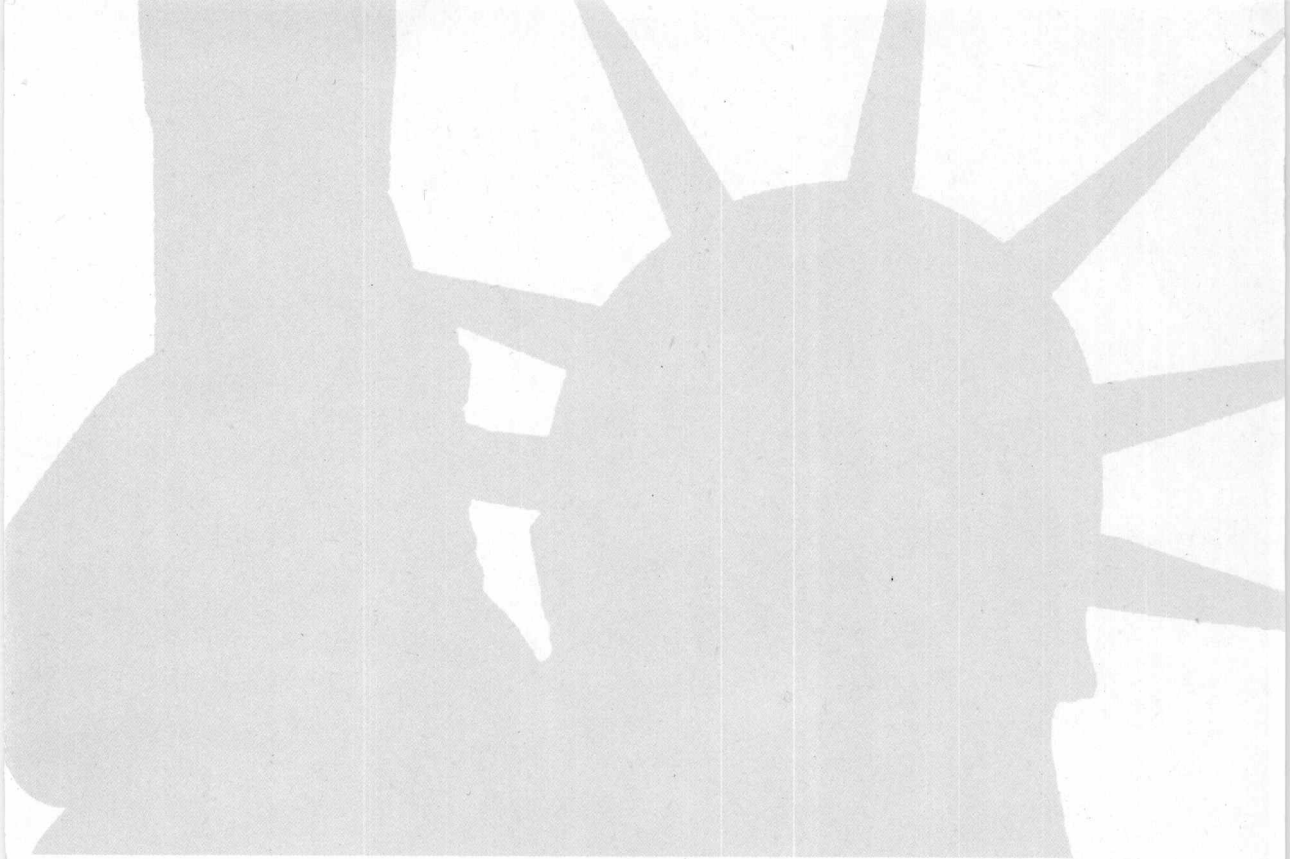


The Americans

美国人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美国人

John Jakes

[美]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THE AMERICANS by JOHN JAKES

Copyright: © 1980 JOHN JAK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MBAR & CURTI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5—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人/ (美) 杰克斯 (Jakes, J.) 著; 董惠铭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5339-2240-9

I. 美... II. ①杰... ②董...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6478 号

美国人	
约翰·杰克斯 著 董惠铭 译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责任校对 许红梅 装帧设计 王 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 hz. zj. 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金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780 千字 插页: 2 印张: 48. 25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2240-9 定价: 69. 80 元

约翰·杰克斯

当代美国作家，被誉为美国“历史小说教父”、“民族作家”、“美国的历史老师”，1932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大学二年级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一年后出版了第一本书。自那以后，出版了六十多本书，大多是悬念小说、青少年阅读的非小说，后来则是科学小说。他为纪念美国独立两百周年创作了系列小说“肯特家史”，《美国人》即为其中的一本。1975年，约翰·杰克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一年内凭三本小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作家，这三本小说也是“肯特家史”中的三本。因对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所做的贡献，约翰·杰克斯被五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目 录

CONTENTS

序 迷途 /1

第一卷 过往的岁月

- 第一章 “红大头鱼”酒吧 /13
- 第二章 吵架 /20
- 第三章 落网 /28
- 第四章 赫斯特 /35
- 第五章 在比肯街的家里 /44
- 第六章 夜半来客 /53
- 第七章 违抗 /61
- 第八章 埃本的命运 /67
- 第九章 希腊女人 /76
- 第十章 竞选年 /83
- 第十一章 暗门 /96
- 第十二章 父亲的心事 /103
- 第十三章 报复 /110
- 第十四章 暴力的教训 /117
- 第十五章 侦探上门 /122
- 第十六章 纸条 /134
- 第十七章 诺言 /142
- 第十八章 卡特的选择 /151



第二卷 威尔·肯特的旅程

- 第一章 不愉快的返家 /163
- 第二章 埃莉诺与利奥 /174
- 第三章 欢迎到荒原来 /184
- 第四章 与蒙德斯先生的争端 /190
- 第五章 “赶快到那儿去吧” /195
- 第六章 马棚 /203
- 第七章 雄心 /208
- 第八章 夜间雷声 /215
- 第九章 牺牲品 /224
- 第十章 “老医死” /228
- 第十一章 未来计划 /233
- 第十二章 再遇蒙德斯 /243
- 第十三章 吉迪恩的见解 /252
- 第十四章 成功者 /260
- 第十五章 旅程终端 /269

第三卷 奋发向上

- 第一章 加尔维斯顿岛 /275
- 第二章 酒吧的背后 /282
- 第三章 乔 /287
- 第四章 大学生们 /295
- 第五章 妓院风波 /306
- 第六章 马库斯 /312
- 第七章 彭内尔家族 /319
- 第八章 母狮 /326
- 第九章 医生的职责 /335
- 第十章 劳拉的胜利 /342

- 第十一章 古堡园 /349
第十二章 分娩 /358
第十三章 劣等人 /366
第十四章 唯一的希望 /374

第四卷 汹涌的洪水

- 第一章 演员 /389
第二章 另一侧面孔 /398
第三章 雨中的梦想 /403
第四章 袭击 /414
第五章 流落 /421
第六章 漂泊 /428
第七章 黑街上的危险 /432
第八章 武器 /440
第九章 瞎子老板 /448
第十章 蒸汽啤酒 /455
第十一章 敲电键的马丁 /464
第十二章 洪水泛滥 /474
第十三章 洪峰 /480
第十四章 水中烈火 /486
第十五章 坦白 /495
第十六章 据悉无法找到 /505

第五卷 大理石小别墅

- 第一章 1889 年之夏 /521
第二章 争吵 /530
第三章 纽波特 /538
第四章 球童 /545



- 第五章 太阳之家 /552
- 第六章 悄悄话 /561
- 第七章 爱情和名誉 /568
- 第八章 责备 /577
- 第九章 惩罚球童 /583
- 第十章 分道扬镳 /589

第六卷 威尔·肯特的教育

- 第一章 弯街 /603
- 第二章 意外的帮助 /609
- 第三章 “比地狱高一个档次” /617
- 第四章 告诫 /623
- 第五章 警察 /629
- 第六章 劣质啤酒 /637
- 第七章 公寓 /646
- 第八章 乔的衷肠 /653
- 第九章 突然袭击 /658
- 第十章 最后的结论 /667
- 第十一章 问题 /675
- 第十二章 彭内尔的回答 /681
- 第十三章 残杀 /688
- 第十四章 手术刀下 /699
- 第十五章 劳拉的坦白 /707
- 第十六章 团聚 /714
- 第十七章 等待者 /720
- 第十八章 秘密 /727
- 第十九章 食言 /735
- 尾声 ……留下点什么 /751
- 后记 /763

序
迷途



40岁啦，吉迪恩·肯特心里直犯愁，过了这一年，整40岁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家族，还有这个我，经历了多少磨难啊！以下的四十年将会是什么样呢？我还能再活四十年吗？

近来，吉迪恩感到很不安，他忍受着一种使他心惊胆战的痛楚，不过他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一隐秘。父亲年轻就死了，他自己也已经开始接近人类估计平均寿命——47岁零几个月——的界限。过了40岁的生日，又向这一死亡的坟墓迈进了一步。

活在世上的年份不多了，得把有些事儿料理好，我死后，谁能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呢？

在纷繁的愁丝中，这几乎是使他萦怀的最担心的事儿，使他昼不能聚精会神于工作，夜无法沉沉酣睡于床榻。今晚，1883年的第一天快完结的时候，他又心神不定，坐立不安起来。

晚餐结束半小时后，他对正在自己起居室里的妻子朱莉娅说，想到户外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她默无言地点点头，脸上现出关切的神情，她知道他有心事。

他走到楼下，围了一条长围巾，戴上一顶旧的大礼帽。近年来，他开始蓄须，连鬓的络腮胡加上已经斑斑苍白的黄褐头发和瞎了的左眼上的皮眼罩，使他的外观像个海盗。人们很可能认为他是码头近旁哪个下等赌场的常客，不会想到是来自比肯大街豪华宅邸的一个有名望的绅士。

野外，大雾弥漫。

1月夜晚的空气潮湿而又温暖，他信步向东走去，只要是独个儿散步，他的方向总是向东。那儿有一个给他以安慰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所在。

近来，答案似乎无处可觅。使他感到烦心的是他的国家正在漂向实利主义和奸诈交易的漩涡，连格兰特时代最肆虐的暴行与之比较也相形见绌。成则为王，无须顾及手段如何。舍本逐末的世界，一切为之颠倒。报纸——包括他自己的——多报道富族华贵们的盛餐大宴，而置贫民窟中饥寒交迫的凄惨生活于无人问津。在美国，人们最企求渴望的仿佛不是自由、心安理得与和平安定的生活，而只是希望得到几个上了年纪、统治着所谓“社交界”的女人的首肯，他们视沉湎于这样的生活为其乐无穷。

吉迪恩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社交界”的玩世不恭。他知道，不管他活多

久，怎么也不会被接纳为这个“社交界”的成员。以牙还牙、冤冤相报乃是人类的天性。即使阿斯特太太拜倒在他的脚下，恳求他参加她那迷人的舞会，他也不会对这个“社交界”与其所代表的一切产生一丝好感，尽管他很可能会接受邀请参加舞会，然而也只不过是那儿抽几枝烟，唱几首古老的歌曲，让女主人生气罢了。

不过，最使他揪心的是在这个家庭中滋生着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毫无疑问地预示着肯特家族的衰落。

病痛的折磨时时提醒他，留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的担心也随之越来越加剧，一旦他两腿一伸，有谁愿意来负起主持这个家庭的责任呢？恐怕没有人愿意的。

他顺着微微上坡的街道，向查尔斯·布尔芬奇^①富丽堂皇的议会大楼走去。议会大楼的巨大圆顶俯视着比肯山，鹤立于城市建筑的空中轮廓之中。这种巨大的建筑往往使人们忘情地称波士顿为美国的雅典。今晚，吉迪恩既无雅兴欣赏这当地首屈一指的建筑艺术，也无闲情浏览昨夜他们还在那里与那些狂欢者蜂拥着迎接新年的空旷的街道。

他来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出租马车旁边，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根雪茄。马车夫毫无表情地坐在高高的车座上，像迷雾中一尊模糊不清的塑像。吉迪恩擦着一根火柴。马车夫在火柴的光亮中认出了是谁。

“哎呀，您好，肯特先生。这么不好的天也来散步哇。”

“哦，天气还可以，桑迪。好像生意清淡吧。”

马车夫环视了一下无人影的人行道，笑了起来。“是啊。不过，昨儿晚上我挣了双倍的，算下来也差不多儿。谢天谢地，我在罗克斯伯里出门时，总归忘不了我最好的朋友。”

他从过膝的罩衫里掏出一只陶制瓶子，这瓶子的形状活像一个手甩鞭子、身着大袍、头戴礼帽的马车夫。他用力一拔，“噗”的一声，“帽子”离开了“头顶”。马车夫仰起颈项，咕嘟咕嘟喝了几口，然后递给吉迪恩。

“要喝点吗，肯特先生？我呀，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玩意儿。”

“好吧，我喝点。”

^① 查尔斯·布尔芬奇（1763—1844），美国建筑师，以设计政府行政建筑闻名。

他伸手接过瓶子。一个比肯街上的波士顿人在路边喝酒，一想到这，他自己也乐了。正是这种有失身份的举动，成为肯特家怎么也得不到“社交界”士女们欢迎的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他想），就像至今还在他脑子里忽隐忽现地发生在两年前的麦卡利斯特事件一样。

酒在喉咙口一咕嘟就下去了，可还是呛得他闭眼屏气地难受了一阵。“好酒，桑迪。”

“肯塔基货，肯特先生，最上等的呢。”

“真不假，谢谢。”

“谢个啥呀，先生，碰上想坐车的，就说我在这儿。”

吉迪恩挥了一下手，继续散步。喝了口酒使他的心绪稍稍好了一点，甚至还对自己的悲观情绪略微感到有点难为情。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他边走边思量着。他有一位相敬如宾的贤妻，有一家欣欣向荣的出版公司，一份读者众多的报纸，还有一大宗财产，而且因他深谋远虑的投资和日益增长的利润，还在不断扩大着。他还有幸居住在他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之一的波士顿——他的祖先菲利普·肯特离开布里斯托尔，下得船踏上异国土地所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城市。

1878年以来，肯特家就一直住在波士顿，吉迪恩喜欢纽约，也喜欢波士顿，但对波士顿的感情更深些。纵览从公共事业区和与之相毗邻的国家公园到还在扩展着的南区的新聚居点，人们可以看到波士顿这个繁忙的城市把古老的传统和近代的发展巧妙地融合于一体。这里有许多铸造厂、橡胶厂、鞋厂；通商港口歇满了远洋轮、沿海航船、渡船、驳船以及新型的轮船，它们给波士顿带来了繁荣的经济。随着经济的昌盛发展，文化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说其他，波士顿被称为书城之佼佼者便是一例。前面不远处，华盛顿街和学校街交叉口，便可以看见威廉·蒂克纳著名的“老街角书店”。吉迪恩站住看了一会儿橱窗里陈列着的肯特父子出版公司出的几部书，其中有一部是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这是出书第十五周年纪念版，价格昂贵，但是肯特父子出版公司开张以来最畅销的书了。奥尔科特小姐用她的真名发表家庭题材的小说，其余更多的哗众取宠的东西则用笔名发表。她是吉迪恩在比肯山的一个邻居。他在比肯山有好多邻居是文人士，如贵格会诗人惠蒂尔老先生，内科医生又是大众诗人的霍姆斯博士，还有作为编辑、评论家和小说



家的豪厄尔斯先生。

波士顿还是一个戏剧王国。第一流的剧团定期在狄更斯 1867 年第二次访问美国时作过演讲的特雷门特剧场进行演出，波士顿剧场据说是新英格兰区最大的剧场。在霍华德俱乐部可以观赏轻歌曼舞，在派克街教堂对面的音乐厅还可以聆听美妙悦耳的音乐。

吉迪恩喜爱音乐，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喜欢，无论是新的还是听熟了的。就在一年多以前，当乔治·亨舍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亨舍尔的朋友约翰尼斯·勃拉姆斯所作的《第二交响曲》时，他和朱莉娅就是这个音乐厅的热心听众。

吉迪恩觉得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激动人心的作品。有许多听众在演奏期间或等从容的快板一结束便马上退场了，而肯特夫妇却一直听完了余下的三个乐章。后来，他们的一些朋友还时时取笑他们对现代派音乐的爱好，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勃拉姆斯乐徒”。

吉迪恩与波士顿的体育活动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最喜欢在暮色苍茫中沿查尔斯河散步，看哈佛大学划船队的快速小划艇比赛和练习。他劲头十足地为哈佛大学足球队喊“加油”，特别是在与耶鲁大学的紧张角逐中，他叫喊得可起劲了。这两个学校间的第一场球赛是在 1875 年举行的，哈佛赢了；可打那以后，耶鲁每赛必胜。那年秋天的每个星期六下午，吉迪恩总要到霍姆斯田径场去看两校球赛，他希望哈佛东山再起。

尽管他很少与朱莉娅谈起体育，但他对一些并不很受人尊重的体育运动却十分欣赏。像大多数波士顿人一样，他在去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被无拳套拳击迷住了。全美无拳套拳击冠军保持者，23 岁的约翰·劳伦斯·沙利文就出生在附近的罗克斯伯里。他 19 岁那年在波士顿一个杂耍剧场的舞台上击败了他的第一个对手。2 月里，吉迪恩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到密西西比城，观看沙利文如何在九轮比赛中夺取帕迪·瑞安头上的拳王桂冠。吉迪恩并不十分赞赏沙利文常常溢于言表的对外国拳击手的蔑视，但无疑，这个有着淡褐色眼睛的爱尔兰小伙子，即令宿醉而感觉不适时也能一拳击倒一匹马。这个“波士顿的强小子”留下了一个嗜酒如命、酒吧狂徒的不佳名声，他常常喝醉。

在华盛顿街和学校街的交叉口，吉迪恩穿过砖铺的华盛顿街，转向北走，来到斯泰特大街又转向东去。这时他已经能嗅到弥漫于雾中的海水的咸味儿



了。要是有一朝一日不得不离开波士顿，他将会怎样地想念她啊。

他几乎很难数得清，有多少留恋的东西。那挂在考特街东方茶叶公司门前足足容得下两百加仑水的巨大金属茶壶；他的两个文学团体——星期六俱乐部和圣博托夫俱乐部的欢乐的聚会；常常在肯特家里会集的妇女旅游委员会成员间的热烈的交谈；朱莉娅加入的慈善社会董事会。

还有，那屹立在国家公园入口处的华盛顿骑马雕塑像，那巨大的塔钟和普罗维登斯车站进进出出的火车的轰鸣，那海关大楼顶上闪闪发光的灯塔，那在园艺大厅里展出的各种花卉，还有那在派克豪斯旅馆尝到的热腾腾的卷饼……啊，他有多少留恋的东西啊。

当然，总有一天，他会把所有这些都忘光的，眨眨眼几个月就过去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似乎比他年轻时快多了。他命归黄泉的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恐怕比他预料的还要快。

那么谁来领这个家庭的头呢？

吉迪恩爱他的女儿、儿子、继子，尽管这样，他还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每个人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阻碍着他们继承这个家族的传统。

就说埃莉诺吧，一心扑在她的专业上，根本无暇他顾。还因为她是一个演员，使她的余生很自然地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和身份。最近，她们剧团的一个犹太青年演员正在追求她，他们认识好几年了。愿不愿意坠入这个犹太人的情网，那是她自己的事儿。可是，吉迪恩对正统美国人的气质性情是了如指掌的。一旦埃莉诺这种自作主张的婚姻成为事实，后头麻烦多着呢，甚至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

不光这，发生在埃莉诺身上的另一件事儿也一直使他心绪不宁。他估摸，1877年他在纽约的宅第遭一伙暴徒抢劫时，在她身上发生了难言的意外。他的第一个妻子玛格丽特就惨死在那个晚上。他女儿也一定遭到了蹂躏，虽然她从来没有说过，可是他看得出她心灵深处的创伤。

再说他的小儿子威尔，今年14岁了，浑身透露出一股朝气和活力，正派守规矩和轻信他人的天性使他感到有点自卑。吉迪恩几乎每天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这种迹象。

威尔的缺乏自信，使吉迪恩感到他当父亲的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有时觉得负罪于孩子。他企图重新唤起儿子的自信，可适得其反。每努力一次，他的

这种负罪感便加深一层。他从来没有成功过。吉迪恩深深担忧，威尔的这种自卑感会把自己的一生毁了的。

威尔与朱莉娅带来的儿子卡特的关系也时时使吉迪恩大伤脑筋。卡特在威尔最需要伙伴的时候与他做过伴。不过现在弟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倚赖哥哥了。可是卡特并不是一个值得正派人效仿的好榜样。

仍然，卡特也有好的方面，聪明、精力旺盛。可是他更油滑、刚愎自用，稍稍为自己打算多了点。他的生身父亲路易斯·肯特，内战时期的奸商，是个不知羞耻的投机家。有其父恐怕也会有其子啊！

而且，卡特不服管教，犯上作乱的脾性给他的学业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要是没有吉迪恩的不断交涉，他恐怕早就给昆西独一无二的亚当斯预备学校开除了。目前，卡特也只是赖在哈佛罢了。哈佛传统上，每到二年级举行的社会地位考核，他名落孙山。他也未曾被一流的社团选中，而这恰恰是一个大学生攀登那无形的上流社会阶梯的必经之路。当然，吉迪恩也有其不是。每个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入哈佛的知名望族都多少知道一些老是萦绕在吉迪恩脑际的麦卡利斯特事件的内幕。

学业上，卡特的成绩更糟，特别是与那个脾气很坏的德语教授根本谈不来，这专横傲慢的家伙老是与卡特的不受束缚犯冲。他发誓要看着卡特被校方开除——或者说也是卡特断定如此。

就吉迪恩本身来说，他爱埃莉诺，爱威尔，也爱卡特。然而，这种爱远不够使他不失去对这三个年轻人在往后的岁月中治家理事的信心。三人中，谁也没有对肯特家几代人引以为生活支柱的理想目标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埃莉诺太忙，卡特太粗心鲁莽而又不负责任。那么威尔，威尔被认为是三人中最有希望治理这个家庭的候选人，但威尔的性格也因自卑和对继兄的崇拜而正在受到扭曲。

我不该把他们看得那么扁。

吉迪恩感到无能为力。他不能用“人上了年纪往往会对年轻人产生不放心心理”来为自己的不放心辩解；以此来推导一个人类生活循环往复以致无穷的公式。

突然，他看到自己已不知不觉来到了海滨。一条墨黑小巷的深处，飘来微弱的六角手风琴的高频音乐，他的右边，听得到估计是烟花巷女的衣裙的摩擦



声，看不见来者，雾太浓了。前面，熏黄了的绿玻璃窗里有几个男人高唱着水手起锚时唱的劳动号子。这儿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红大头鱼”酒吧。每一星期左右，这里总要发生起把挥拳拔刀的斗殴事件。

他沿着一个凸式码头慢慢踱步。目前，波士顿这样的码头至少不下两百个。最古老的消失了，其中有格里芬码头。格里芬早已入土，被海滨和巴克海湾伸展的海涂埋葬了。菲利普·肯特曾在那码头上采集过茶叶。这种茶叶通常被装到小小的绿色盒子里拿去出售。家中至今还有此物。

一艘不断鸣叫着汽笛的轮船非常缓慢地出现在雾海交接的水面上，几盏活动照明灯的光线在浓雾中极其惨淡。吉迪恩伫立在这阴湿的空气中，闻着霉鱼烂绳的臭味儿，瑟瑟发抖。欧洲，肯特家族的故土，就隐蔽在那看不见的远方。

那渺茫的未来，
像迷雾中的轮船。

.....

忧虑的波涛再次涌上心头。他忧虑，肯特家的传统将毁于一旦，肯特家对道德原则的贡献也将在充斥这个国家的实利主义中逐渐消亡。

他又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天气并不很冷，可是他的手和脚却冻得发僵。他擦擦上手臂，跺跺脚，跺得码头的桩基也在他的脚下吱吱嘎嘎直叫唤。

他能改变这局面么？不敢肯定，他担心，问题积重难返。

可是，他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些问题，他要与之搏斗，直到这三个肯特家的后代都走上他所认为的正道。

今晚，他完全对自己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在这阴冷的寒风中，在这孤独凄凉的地方，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

一阵突然的刺痛穿过他的心脏，向外扩展到胸骨，他感到胸腔难忍的压迫，像有百斤的重量，呼吸也感到困难。剧痛持续了十到十五秒钟，吓得他心惊肉跳。

阵痛过去后，他满脸大汗，什么原因会产生这种疼痛？难道夺去了他年轻的父亲杰夫撒·肯特生命的心脏病也将夺去他的生命吗？

他不能这样死去，不能丢下肯特家这副烂摊子不管。他凝视着东方，心烦意乱，焦虑不安。要是菲利普还活着，会怎样对付这局面呢？这位自信而又稍